全隋文/卷八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全隋文　卷八

恭帝 炀蕭皇后 廢太子勇 秦王俊 蜀王秀 汉王諒 觀王雄 齊王暕

卷八

恭帝

帝諱侑，元德太子昭之子。大業二年，封陳王，後徙封代王。遼東之役，留鎮京師。十一年，從幸晉陽，拜太原太守，尋還鎮京師。十三年十一月即位，遙尊煬帝為太上皇，改元義寧，在位二年。禪於唐，封　國公。武德二年崩，謚曰恭皇帝。

改元大赦詔〈義寧元年十一月壬戌〉

王道喪亂，天步不康，古往今來，代有其事，屬之於朕，逢此百罹，彼蒼者天，胡寧斯忍！襁褓之歲，夙遭愍凶，孺子之辰，太上播越，興言感動，實疚於懷。太尉唐公，膺期作宰，時稱舟楫，大拯橫流，糾合義兵，翼戴皇室，與國休戚，再匡區夏，爰奉明詔，弼予幼沖，顯命光臨，天威咫尺，對揚尊號，悼心失圖。一人在遠，三讓不遂，黽勉南面，厝身無所，苟利社稷，莫敢或違，俯從群議，奉遵聖旨。可大赦天下，改大業十三年為義寧元年。十一月十六日昧爽以前，大辟罪已下，皆赦除之；常赦所不免者，不在赦限。〈《隋書·恭帝紀》〉

委任唐王詔〈義寧元年十一月丙寅〉

朕惟孺子，未出深宮，太上遠巡，追蹤穆滿。時逢多難，委當尊極，辭不獲免，恭已臨朝，若涉大川，罔知所濟，撫躬永嘆，憂心孔棘。民之情偽，曾未之聞，王業艱難，載云其易。賴股肱戮力，上宰賢良，匡佐沖人，輔其不逮。軍國機務，事無大小，文武

設官，位無貴賤，憲章賞罰，咸歸相府，庶績其凝，責成斯屬，逖聽前史，茲為典故。因循仍舊，非曰徒言，所存至公，無為讓德。〈《隋書·恭帝紀》〉

遜位唐王詔〈義寧二年五月戊午〉

天禍隋國，大行太上皇遇盜江都，酷甚望夷，釁深驪北。憫予小子，奄逮丕愆，哀號承慼，心情糜潰，仰惟荼毒，仇復靡申，形影相弔，罔知啟處。相國唐王，膺期命世，扶危拯溺，自北徂南，東征西怨，總九合於一匡，決百勝於千里，糾率夷夏，大庇氓黎，保乂朕躬，厶王是賴。德侔造化，功格蒼旻，兆庶歸心，歷數斯在，屈為人臣，載違天命。在昔虞、夏，揖讓相推，苟非重華，誰堪命禹！當今九服崩離，三靈改卜，大運去矣，請避賢路，兆謀布德，顧己莫能，私僮命駕，須歸藩國。予本代王，及予而代，天之所廢，豈期如是！庶憑稽古之聖，以誅四凶，幸值惟新之恩，預充三恪。雪冤恥於皇祖，守禋祀為孝孫，朝聞夕殞，及泉無恨，今遵故事，遜於舊邸。庶官群辟，改事唐朝，宜依前典，趣上尊號。若釋重負，感泰兼懷，假手真人，俾除醜逆。濟濟多士，明知朕意。〈《隋書·恭帝紀》，越王侗詔書，編入薛德音文。〉

煬蕭皇后

後，南蘭陵人，後梁明帝之女。開皇中，策為晉王妃。煬帝即位，立為皇后。江都之變，沒於宇文化及。化及敗，沒於竇建德。尋為突厥處羅可汗所迎。至唐貞觀四年，突厥破滅，歸於京師。二十年殂，謚曰愍。

述志賦〈並序〉

帝每遊幸，後未嘗不隨從。時後見帝失德，心知不可，不敢厝言，因為《述志賦》以自寄。其詞曰：

承積善之餘慶，備箕帚於皇庭。恐修名之不立，將負累於先靈。乃夙夜而匪懈，實寅懼於玄冥。雖自強而不息，亮愚蒙之多滯。思竭節於天衢，才追心而弗逮。實庸薄之多幸，荷隆寵之嘉惠。賴天高而地厚，屬王道之升平。均二儀之覆載，與日月而齊明。乃春生而夏長，等品物而同榮。願立志於恭儉，私自兢於誡盈。孰有念於知足，苟無希於濫名。惟至德之弘深，情不邇於聲色。感懷舊之餘恩，求故劍於宸極。叨不世之殊眄，謬非才而奉職。何寵祿之逾分，撫胸襟而未識。雖沐浴於恩光，內慚惶而累息。顧微躬

之寡昧，思令淑之良難。實不遑於啟處，將何情而自安！若臨深而履薄，心戰慄其如寒。夫居高而必危，每處滿而防溢。知恣夸之非道，乃攝生於沖謐。嗟寵辱之易驚，尚無為而抱一。履謙光而守志，且願安乎容膝。珠簾玉箔之奇，金屋瑤台之美，雖時俗之崇麗，蓋哲人之所鄙。愧絺綌之不工，豈絲竹而喧耳。知道德之可尊，明善惡之由己。屏囂煩之俗慮，乃服膺於經史。綜箴誡以訓心，觀女圖而作軌。遵古賢之令範，冀福祿之能綏。時循躬而三省，覺今是而昨非。嗤黃老之損思，信為善之可歸。慕周姒之遺風，美虞妃之聖則。仰先哲之高才，貴至人之休德。質菲薄而難蹤，心恬愉而去惑。乃平生之耿介，實禮義之所遵。雖生知之不敏，庶積行以成仁。懼達人之蓋寡，謂何求而自陳。誠素志之難寫，同絕筆於獲麟。〈《隋書・蕭皇后傳》，《北史・蕭皇后傳》，《文苑英華》九十七〉

廢太子勇

勇字　見地伐，文帝長子。周世，以武元軍功，封博平侯。大象中，立為隋世子，拜大將軍、左司衛，封長寧郡公。出為洛州總管、東京小冢宰。徵還，進上柱國、大司馬，領內史御正。及受禪，立為皇太子。開皇二十年，廢為庶人。及文帝崩，矯詔賜死。追封房陵王。

上書諫徙流民實邊

竊以導俗當漸，非可頓革，戀土懷舊，民之本情，波迸流離，蓋不獲已。有齊之末，主暗時昏，周平東夏，繼以威虐，民不堪命，致有逃亡，非厭家鄉，願為羈旅。加以去年三方逆亂，賴陛下仁聖，區宇肅清，鋒刃雖屏，瘡痍未復。若假以數歲，沐浴皇風，逃竄之徒，自然歸本。雖北夷猖獗，嘗犯邊烽，今城鎮峻峙，所在嚴固，何待遷配，以致勞擾。臣以庸虛，謬當儲貳，寸誠管見，輒以塵聞。〈《隋書・房陵王勇傳》〉

秦王俊

俊字阿祗，文帝第三子。開皇元年，封秦王。尋拜上柱國、河南道行台尚書令、雒州刺史。加右武衛大將軍，遷秦州總管，又遷山南道行台尚書令。伐陳之役，為行軍元帥，屯漢口。尋授揚州總管，鎮廣陵，轉並州總管。徵還京師，免官。復拜上柱國。薨，謚曰孝王。

伐陳檄蕭摩訶等文〈《文苑英華》此題為侯莫、陳悅檄蕭摩訶等文。原校云：悅，西魏永熙三年卒。隋伐陳，以侯莫、陳穎為行軍總管，悅當作穎。梅鼎祚云：《隋書》穎本傳，穎從秦王俊出魯山道伐陳。又《秦王俊傳》：俊為山南道行軍元帥，督三十總管屯漢口，為上流節度。則此檄稱寡人乃秦王俊，如晉王廣檄陳江總等稱寡人也。今以屬秦王，然不曉何人筆耳。〉

夫文軌未同，江湖致阻，風雲密邇，良用依然。肇歲猶寒，想如宜也。經始戎務，念以勞懷。寡人肅稟天策，爰征不庭，懸旌秣馬，今次楓岸。夫時有盛衰，運有興滅。積德必慶延後嗣，長惡則祚不及遠。陳氏往因際會，竊有金陵，蒦頊承立，讒相屠害。叔寶嗣偽，彌復忍虐。沈酗日增，內荒愈甚。雕牆峻宇，加錦繡於土木；嚴刑酷法，陷人物於塗炭。諫士喪身，元良鉗口。無道之極，自古罕聞。有一於此，何可不滅？斯皆公等所悉，素匪寓言。我皇誕膺靈命，光臨大寶，再辟乾坤，重懸日月。歷代逋誅之寇，曠古不羈之民，感我仁風，咸沐至道。唯彼吳越，猶未革心。主上義存字小，含以寬大，冀能撫肯彼民，守其封域。而窮凶極暴，日就月將，士庶無聊，人神共憤。乞師繼軌，獻款相尋，愍彼黎元，實興我役。已有別詔，止廢偽主之身；此外士民，咸從蕩滌。西自巫峽，東達滄海，巨艦覆波濤，樓船出雲霧。瓜步、六合，當腹心之衝，渚宮、漢口，據上游之勢，曲江鎮揚，據其要津，鐵馬介夫，千群萬隊，攘袂扼腕，唯所用之。彼國兵士，多少備見，以寡禦眾，理在非敵，救首救尾，將何以及？況復士無鬥心，人懷二志，身雖擐甲，情在倒戈。假使穰苴更生，孫武猶在，亦不能施其智略，況異昔日者乎？往者呂梁之師，一舉殲滅；淮南之地，二旬悉平。彼之將帥，皆奔走之餘，何可用也！世公早涉戎旅，備經征行，安危之勢，如近目前，得喪之機，若觀掌內。以國家今日之盛，偽主若猶可全，為其展效，容復可爾？江東難立，有識同知，陳氏必亡，賢愚共見。天之所廢，誰能興之？既無所成，徒自傾覆。夫毒蛇螫手，壯士斷腕，豈不惜其肌骨？所存者大也。公若轉禍為福，因機立功，翻然奮飛，共弘大業，則江東士眾，免於鋒刃之苦，天下生民，欣然太平之世。公當位極台鼎，福延子孫，爰及宗族，咸加榮寵。豈與夫不識天命，拒我王師，舉死扶傷，履涉膏血，同年共日而語哉！斯皆肝膈至言，成敗大理。幸非可惑，宜早圖之。〈《文苑英華》〉

與釋智顗書

冬暮寒切，道體何如？法務勤辛，有以勞　。安州方等寺奉為皇帝修立，屈法師向彼行道，甚不可言。已令所司，發遣供給。願以薰修為懷，不憚利涉也。道深敬德，遣白不具。弟子楊俊和南。十二月十七日。〈《釋藏》起二，《國清百錄》二〉

第二書

傾仰每深，甚熱，禪師道體何如？修習不乃勞心也。夫由有展，企結良深，願珍德遣白不具。弟子楊俊和南，五月十九日，奉施沈香等如別，至願撿領。沈香十斤，箋香十斤，薰陸少许，右牒薄申供養。〈同上〉

蜀王秀

秀，文帝第四子。開皇元年，封越王。尋徙封蜀王，拜柱國、益州刺史，進上柱國、西南道行台尚書令。罷還，為內史令、右領軍大將軍。尋復鎮蜀。仁壽二年，徵還，廢為庶人，幽內侍省。煬帝即位，禁錮如初。宇文化及行弒，並遇害。

幽廢上表

臣以多幸，聯慶皇枝，蒙天慈鞠養，九歲榮貴，唯知富樂，未嘗憂懼。輕恣愚心，陷茲刑網，負深山嶽，甘心九泉。不謂天恩尚假餘漏，至如今者，方知愚心不可縱，國法不可犯，撫膺念咎，自新莫及。猶望分身竭命，少答慈造，但以靈　不祐，福祿消盡，夫婦抱思，不相勝致。只恐長辭明世，永歸泉壤，伏願慈恩，賜垂矜愍，殘息未盡之間，希與瓜子相見。請賜一穴，令骸骨有所。〈《隋書·庶人秀傳》，秀幽內侍省，乃上表。〉

漢王諒

諒字德章，一名杰，文帝第五子。開皇元年，封漢王。尋為雍州牧，加上柱國、右衛大將軍。轉左衛，出為并州總管。文帝崩，徵不赴，發兵反。為楊素所敗。尋降除名為民，絕屬籍，以幽死。

宣揚正法教

寡人備是帝子民父，莅政此蕃，召請法師等，遠來降趾。道不虛運，必藉人弘正。欲闡揚佛教，使慧日清朗，兆庶蒙賴，法之力也。宜銓舉業長者，可於大興國寺，宣揚正法。〈《續高僧傳》，諒鎮晉陽，造內城寺，引釋志念等居之。又令諮議參軍王　宣

教。〉

觀王雄

雄初名惠，文帝族子。仕周武帝，為太子司旅下大夫。進上儀同，封武陽縣公，遷右司衛上大夫。大象中，進爵邗國公。出為雍州別駕，授柱國、雍州牧，領文帝相府虞候，進上柱國。隋受禪，除左衛將軍，兼宗正卿。遷右衛大將軍，封廣平王，拜司空，尋改封清漳王。仁壽初，改封安德王。大業初，授太子太傅，檢校鄭州刺史事。尋授懷州刺史，徵拜京兆尹，改封觀王，檢校左翊衛大將軍。薨，年七十一。贈司徒，謚曰德王。

答詔廢太子勇

至尊為百姓割骨肉之恩，廢黜無德，實為大庆，天下幸甚！〈《隋書・房陵王勇傳》〉

慶舍利感應表

臣雄等言：臣聞大覺圓備，理照空有，至聖虛凝，義無生滅。故雖形分聚芥，尚貯金罌，體散吹塵，猶興寶剎。自釋提請灰之後，育王建塔已來，未有分布舍利，紹隆勝業。伏惟皇帝積因曠劫，宿證菩提，降跡人王，護持世界。往者道消在運，仁祠廢毀，慈燈滅影，智海絕流。皇祚既興，法鼓方震，區宇之內，咸為淨土，生靈之類，皆覆梵云。去夏六月，爰發詔旨，延請沙門，奉送舍利于三十州，以十月十五日同時起塔。而蒲州棲岩寺，規模置塔之所，於此山上，乃有鐘鼓之聲。舍利在講堂內，其夜前浮圖之上，發大光明，爰及堂里，流照滿室。將置舍利于銅函，又有光若香爐，乘空而上。至浮圖寶瓶，復起紫焰，或散或聚，皆成蓮華。又有光明於浮圖上，狀如佛像，花趺宛具，停住久之，稍乃消隱。又有光明，繞浮圖寶瓶。蒲州城內仁壽寺僧等，遙望山頂，光如樓闕，山峰澗谷，昭然顯見，照州城東南一隅，良久不滅。其棲岩寺者，即是太祖武元皇帝之所建造。又華州置塔之處，於時雲霧大雪，忽即開朗。正當塔上，有五色相輪，舍利下訖，還起雲霧。皇帝、皇后，又得舍利，流暉散彩，或出或沉。自非至德精誠，道合靈聖，豈能神功妙相，致此奇特？臣等命偶昌年，既睹太平之世，生逢善業，方出塵勞之境，不勝忭躍。謹拜表陳賀以聞。〈《廣弘明集》十七，隋安德王雄等。〉

讓改封觀王表

臣早逢興運，預班末屬。有命有時，藉風雲之會，無才無德，濫公卿之首。蒙先皇不次之賞，荷陛下非分之恩，久紊台槐，常慮盈滿。豈可仍叨匪服，重竊鴻名？臣實面牆，敢緣往例。臣誠昧寵，交懼身責。昔劉賈封王，豈備三階之任？曹洪上將，寧超五等之爵？況臣衰章逾於帝子，京尹亞於皇枝，錫土作藩，鈕金開國，於臣何以自處，在物謂其乖分！是以露款執愚，祈恩固守。伏願陛下曲留慈照，特鑑丹誠。頻觸宸嚴，伏增流汗。〈《隋書・觀德王雄傳》〉

齊王暕

暕字世朏，小字阿孩，煬帝第二子。開皇中，封豫章王，授內史令。仁壽中，拜揚州總管。煬帝即位，遷豫州牧，進封齊王，轉雍州牧，尋徙河南尹，開府儀同三司。罷歸，從幸江都，為宇文化及所害。

臨淮海下教延沙門智聚

弟子下車舊楚，亟改炎涼。逖聽清規，其來有日。敬承幽棲山谷，多年歷所，道風勝氣，獨擅當今。故以德冠林遠，道超生什，炳斯慧炬，以悟群迷。獨步江東，何甚之美！未獲稽疑下筵，餐承高義。杼軸之勞，載盈懷抱；據虎之岫，川途不遙。翔鷺之濤，風煙相接。必願振忍辱之衣，赴翹勤之望。〈《續高僧傳》，案：智聚姓朱，住虎丘東山寺。暕作牧淮海，乃降教書延之。〉

遺崔頠書

昔漢氏西京，梁王建國，平台、東苑，慕義如林。馬卿辭武騎之官，枚乘罷弘農之守。每覽史傳，嘗切怪之，何乃脫略官榮，棲遲藩邸？以今望古，方知雅志。彼二子者，豈徒然哉！足下博聞強記，鉤深致遠，視漢臣之三篋，似涉蒙山，對梁相之五車，若吞雲夢。吾兄欽賢重士，敬愛忘疲，先築郭隗之宮，常置穆生之醴。今者重開土宇，更誓山河，地方七百，牢籠曲阜，城兼七十，包舉臨淄，大啟南陽，方開東閣。想得奉飛蓋，曳長裾，藉玳筵，躡珠履，歌山桂之偃蹇，賦池竹之檀欒。其崇貴也如彼，其風流也如此，幸甚幸甚，何樂如之！高視上京，有懷德祖，才謝天人，多慚子建。書不盡意，寧俟繁辭。〈《隋書・隱逸・崔廓傳》，又見《文苑英華》六百九十三〉

與逸人王真書

夫山藏美玉，光照廊廡之間，地蘊神劍，氣浮星漢之表。是知毛遂穎脫，義感平原，孫惠文詞，來遷東海。願循寡薄，有懷髦彥，籍甚清風，為日久矣，未獲披覿，良深延遲。比高天流火，早應涼颸，陵雲仙掌，方承清露，想攝衛攸宜，與時休適。前園後囿，從容丘壑之情，左琴右書，蕭散煙霞之外。茂陵謝病，非無《封禪》之文，彭澤遺榮，先有《歸來》之作。優游儒雅，何樂如之！余聽屬當藩屏，宣條揚、越，坐棠聽訟，事絕詠歌，攀桂搴詞，眷言高遁。至於揚旌北渚，飛蓋西園，托乘乏應、劉，置醴闕申、穆，背淮之賓，徒聞其語，趨燕之客，罕值其人。卿道冠鷹揚，聲高鳳舉，儒、墨泉海，詞章苑囿，棲遲衡泌，懷寶迷邦，徇茲獨善，良以於　邑。今遣行人，且宣往意，側望起予，甚於飢渴，想便輕舉，副此虛心。無信投石之談，空慕鑿坯之逸，書不盡言，更慚詞費。〈《隋書·王貞傳》，《文苑英華》六百八十八〉

上一卷

下一卷

全隋文

此隋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